

老子解
貴百錄集

趙子昂云。所製書藏書。良匪易事。手焚香。潔淨几。毋捲腦。毋折角。毋以唾揭幅。毋以衣刺。毋以作枕。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廣秘笈全部五十種。內闕五種。十八本。

大阪府 臨照堂藏

4
515
17

十七
濬



海

味

4
普
515
17

天

解老



寶顏堂訂正老子解卷之一

宋 蘇轍 子由 註

明 陳繼儒 仲醇

沈德先 天生 校

道經

道可道非常道

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
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

而仁不可以爲義禮不可以爲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爲仁在義爲義在禮爲禮在智爲智皆彼不常而常道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

名可名非常名

道不可道而况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方圓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自其無名形而爲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爲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聖人體道以爲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徼也若夫行於其徼而不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矣

留於其妙而不知其微則精而不遍矣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以形而言有無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爲有有
復而爲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
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
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言玄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

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
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
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天下以形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直美
且善哉彼不知其有無難易長短高下聲音
前後之奪相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爲長
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爲

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
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當事而爲無爲之之心當教而言無言之之
意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離於先後之數

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
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
弗居

萬物爲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爲之而未
嘗有未嘗恃於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卽
無爲不言之報聖人且不知其爲美且善也
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

夫惟弗居是以弗去

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
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
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老子解卷一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
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尚賢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貴難得之貨
則民病於無而至於盜見可欲則民患於不
得而至於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爲難而欲
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
獨不尚之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

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賢者
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於前
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
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
而尚之寶貨而貴之術可欲而示之則是心
與腹皆實也舉而盡廢之則是志與骨皆弱
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
立矣

嘗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不以三者銜之則民不知所慕澹然無欲雖有智者無所用巧矣

爲無爲則無不治

因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爲無爲也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

夫道冲然至無耳以然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

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
淵兮深眇吾知其爲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
之故曰似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
流於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也不流於妄
不構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
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穢也雖塵無

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其湛然
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之然亦不謂無也故
曰此豈帝之先耶帝先矣而又先於帝則莫
之或先者矣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
芻狗

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
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爲
狗設之於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
然也旣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
然也聖人之於民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
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言雖未嘗仁之而仁
亦大矣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天長地久

天地雖大而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也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

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地生物而不自生立於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於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無私非求以成其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

故幾於道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爲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而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羣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

夫惟不爭故無尤

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惟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

地尚然而况於人乎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魄之所以異於魂者魄爲物魂爲神也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爲物故寐而止魂爲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

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於人爲性而性之妙爲神言其純而未禱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爲物遷雖以魄爲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於魄耳目困於聲色鼻口勞於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

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於古之真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是也專氣致柔能嬰兒乎

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鬪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爲柔實之極爲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一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

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極矣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聖人外不爲魄所載內不爲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矣於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於性等觀淨穢而無所瑕疵矣

愛民治國能無知乎

旣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所

以害之治國者適所以亂之也

天門開闔能無雌乎

天門者治亂廢興所從出也旣以身任天下方其開闔變會之間衆人貴得而患失則先事以徼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者必蚤後者必暮皆失之矣故所謂能

無雌者亦不失時而已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於臨變莫不有道也
非明白四達而能知之乎明白四達心也夫
心一而已又有知之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
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爲
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
則無有而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
玄德

其道既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
雖有大德而物莫之知也故曰玄德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
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
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竭智盡物以爲器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非

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有以施其利
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微知
兩者之爲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視色聽聲嘗味其本皆出於性方其有性而
未有物也至矣及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
五味奪於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
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
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於馳騁田
獵未嘗不爲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
皆以爲病而聖人獨以爲福何也聖人爲腹
而衆人爲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
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於內者
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爲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爲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生

何謂寵辱辱

寵一作

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

謂寵辱若驚

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於寵而世不悟以寵爲上而以辱爲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於

寵則寵顧爲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失寵若驚未嘗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者非實驚也若驚而已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貴之爲言難也有身大患本而世之事難於履大患不難於有身故聖人因其難於履患而教之以難於有身知有身之爲難而大

難去矣性之於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損其大
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
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忘失性而惟身之
爲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病
疾之變攻之於內寵辱得失之交櫻之於外
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
而身之非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
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
天下者乃可以托於天下

人之所以驚於權利溺於富貴犯難而不悔
者凡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
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
予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
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
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搏之
而得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
雖有智者莫能詰也要必混而歸於一而後
可耳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
性而已及其與物構然後分裂四出爲視爲
聽爲觸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爲一
則日遠矣若推而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

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
謂也

其上不瞰其下不昧

物之有形者皆根於陰陽故上瞰下昧不可
逃也道雖在上而不瞰雖在下而不昧不可
以形推也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繩繩運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爲

有物矣不知其卒歸於無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象

物一作

之象是謂惚恍

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皆

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之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見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

一作以

知古始是謂道

紀

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

之古也執其所從生則進退疾徐在我矣

古之善為士

者

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粗盡而微微極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

通而深不可識矣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

一作與

今若冬涉川

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為迫而後應豫然若

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

猶兮若畏四隣

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遲而難之猶然如
夫畏四隣之見之也

儼兮其若容

一作容

無所不敬未嘗惰也

渙兮若水之將釋

知萬物之出於妄未嘗有所留也

敦兮其若樸

人偽已盡復其性也

曠兮其若谷

虛而無所不受也

渾兮其若濁

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世俗之士以物汨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
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亂性

也則靜之靜之而徐自清矣知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動之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者亦若是耳保此道者不欲盈

盈生於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以也盈

夫惟不盈故能蔽一作不新成

物未有不蔽者也夫惟不盈故其蔽不待新成而自去

致一作至虛極守靜篤

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為極與篤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於動而况於他乎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矣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極虛篤靜以觀萬物之變然後不為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者也苟吾方且與萬

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生譬華葉之生於根而歸於根壽瀾之生於水而歸於水耳

歸根曰靜

苟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惟歸根然後能靜

是謂復命

命者性之妙也性猶可言至於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學道必始於窮理中於盡性終於復命仁義禮樂聖人之所以接物也而仁義禮樂之用必有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向其名而為世之俗之士也知其所以然而後行之君子也此之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構於前必求而後能應則其為

力也勞而爲功也少聖人不爲物所蔽其性
湛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物至而能應此之
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辨焉則
幾於妄矣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
物而不知其爲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謂復
命

復命曰常

方其作也雖天地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其

常者惟復於性而後湛然常存矣

知常曰明

不以復性爲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而
非明也

不知常妄作凶

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妄作而凶雖得於一
時而失之遠矣

知常容

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吾何以容之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讐猶將哀而憐之夫何所不容哉

容乃公

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而尚誰私乎

公乃王

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

王乃天

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

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極矣然而復欲進於此則不能矣

太上下知有之

以道化育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以然故亦知有之而已

其次親之譽之

以仁義治天下其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親
譽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矣

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以政齊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侮之
矣

信不足焉有不信

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唯不自信而
加之以仁義重之以政刑而民始不信矣

猶今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聖人自信有餘其於言也猶然貴之不輕出
諸口而民已信之矣及其功成事遂也則民
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寶顏堂訂正老子解卷之一 終

日嬰善鼓罪而不自映也
謂口而與口計之矣又其也如事後也限矣
聖人自計有損其然言也而然貴之不辨出
爵令其貴言也如事後百致皆謂其自然矣

寶顏堂訂正老子解卷之二

宋 蘇 轍 子由 註

陳繼儒 仲醇

明 姚士麟 叔祥 校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中而民不知大道既
廢而仁義見矣

智慧出有大偽

世不知道之足以統御萬物也而以智慧加之於是始以僞報之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而稱舜無瞽瞍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响以沫相濡以濕不如相忘於江湖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爲天下其有不足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爲以功勝物者也於是馳騁於其末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絕聖棄智則利民百倍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仁義所以爲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

以要利於世於是子有違父而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迹爲之也故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爲盜而盜賊不得則不行故絕巧棄利則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世之貴此三者以爲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聖智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巧利益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然孔子之仁義禮樂治

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爲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爲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而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於器以爲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施義棄禮樂以明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

者因似以失真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僞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苦其無所從入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全於此必畧於彼矣

絕學無憂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益增所未聞積之不已而無以一之則以圓害方以直害曲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患

夫學者之至此也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為主不學而少多學而不亂廓然無憂而安用絕學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學者溺於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爲恭阿之爲慢不可同日言矣而况乎善惡之相交反乎夫惟聖人知萬物同出於性而皆成於也妄如畫馬牛如刻虎虬皆非其實濬焉無是

非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苟知此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無足怪矣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聖人均彼我一同異其心無所復留然豈以是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畏吾亦畏之人之所爲吾亦爲之雖列於君臣父子之間行於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

其異也其所以不櫻於物者惟心而已

荒兮其未央哉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
兆如嬰兒之未孩

人各溺於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登
臺囂然從之而不知其非惟聖人深究其妄
遇之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萬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無所歸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衆人守其所知各自以爲有餘聖人包舉萬
物而不主於一故超然其若遺也

至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沌沌若愚而非愚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世人以分別爲智聖人知羣妄之不足辨也

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悶

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

忽然若海不見其津涯也漂然無定不見其所止宿也

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

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聖人才德全脩若無所施故疑於頑鄙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忘道而聖人能遺萬物以道爲宗譬如嬰兒無所襍食食於母而已

孔德之名惟道是從

一作容

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爲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者也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

惚兮其中有物

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於恍惚者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方有無之未定恍惚而不可見及夫有無之交則見其窈冥深湫雖未成形而精存乎其中矣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物至於成形則真僞雜矣方其有精不容僞也真僞既襍自一而爲二而爲三紛然錯出不可復信矣方其有精不吾欺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惟未嘗去故能閱衆有之變也雖萬物之美不免於變矣甫者美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而
而不去故也

曲則全

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通
而已通故物不逆不逆故全也

枉則直

直而非理則非直矣循理雖枉而實天下之
至直也

窪則盈

衆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

弊則新

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弊矣而日新之
所自出矣

少則得

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

多則惑

多學而以無一之則惑矣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弊則新少則得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之終不自見故明

目不自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自見自照則自爲之不暇何暇及物哉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世以直爲是以曲爲非將循理而行於世則有不免於曲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我物兼全而復歸於性則其爲直也大矣

希言自然

言出於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則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所謂希言也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

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於上陰伏於下否而不得洩於是爲飄風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言出於希行出於夷皆由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爲不若詭辨之悅耳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也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亦道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一作失

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而况志於道者乎夫苟從事於道則其所爲合於道得道合於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於物然必有得於道德矣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於是益以不信夫惟知道然後不以得失疑道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

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爲未足而加之以跂以行爲未足而加之以跨未有不喪失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者之流亦若是矣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不處也

譬如飲食適飽則已餘則病譬如四體適完則已贅則累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混然而成其體於人爲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於其中耳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無匹而未嘗變行

于羣有而未嘗殆以此化育萬物則皆有其母矣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名之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

不及矣雖逝雖遠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
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由道言則雖天地與王皆未足大也然世之
人習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故以實
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
自然然使一日復其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
盡之矣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
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為根躁以靜為君
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
然

行欲輕而不離輜重觀雖樂而必有燕處重
靜之不可失如此

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輕其身則不足以任天下矣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於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

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

口過萬物之數畢陳於前善計安用籌策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雖縱而不

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彼方執策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於人非特容之又善救

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歸我哉

是謂襲明

救人於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
生死爲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
皆明如燈相傳相襲而不絕可謂善救人矣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
貴其師不愛其資

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于學

故不貴其師聖人不獨吾忘天下亦能使天
下忘我故也

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聖人之妙雖智者有所不諭也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
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
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
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雄雌先後之及我者也黑白明暗之及我者
也榮辱貴賤之及我者也夫欲先而惡後欲
明而惡暗欲貴而惡賤物之情也然而先後
之及我不若明暗之切明暗之及我不若貴
賤之深古之聖人去妄以求復性其性愈明
則其守愈下其守愈下則其德愈厚其德愈
厚則其歸愈大蓋不知而不爲不若知而爲
之至也知其雄守其雌知性者也知性而爭

心止則天下之爭先者也將皆歸之如水之
赴谿莫有去者雖然譬如嬰兒能受而未
能用也故曰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見
性者也居暗而視明天下之明者皆不能以
形逃矣故衆則之以爲法雖應萬物而未嘗
用未嘗窮故曰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
復性者也諸妄已盡處辱
而無憾曠兮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足於
此純性而無襍矣故曰復歸於朴

朴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聖人既歸於朴復散朴而爲器以應萬物譬
如人君之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勢之自然
雖制而非有所割裂也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
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爲之也因萬物之自然
而除其害耳若欲取而爲之則不可得矣

者由此故也易之泰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
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在外物
之泰極矣聖人惧其過而害生故裁成而輔
相之使不至於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以道佐人王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聖人用兵皆出于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
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
湣秦皇漢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

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兵之所在民事俱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谷傷凡兵皆然而况以兵强天下者耶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果决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决之耳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果而勿强

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勿强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惟有道成而若缺盈而若冲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强天下壯亦甚矣而能無老乎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以之濟難而不以為常是謂不處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一本無美而下九字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道無常名

一作常無

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

守萬物將自賓

朴性也道常無名亦不可名矣故其為物舒之無所不在而斂之不盈毫末此所以朴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塵垢糠粃足以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冲氣升降相合為一而降甘露昭然被於萬

物無不均遍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露之
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萬物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

一作天

亦將知之

一作知

之

一作止

所以不殆

聖人散朴爲器因器制名豈其徇名而忘朴
逐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於性是以乘萬物
變而不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
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鍾皆
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分別爲智蔽盡爲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於
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分別故能自知
而又可以及人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能克已復性則非力之所及故可謂強也

知足者富

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也雖有天下而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則是終身不能富也

強行者有志

不與物爭而自強不息物莫能奪其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

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則久矣

死而不亡者壽

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不生不死者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名有

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恃之以爲已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惟道而已

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爲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大而有爲大之心則小矣

執大象天下往

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有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惡之則去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

往而不害安平泰

有好有惡則有所利有所害好惡旣盡則其於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不平無不泰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客哉然而樂闕餌盡將捨之而去矣若夫執大象以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况得而惡之乎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及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於用智也與管仲孫武何異聖人之與世俗其迹固有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

柔弱勝剛強

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而以柔弱自處天下

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獨柔弱以待之及其
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較坐待其斃此所謂
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爲此以勝物哉知勢
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魚之爲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方其
托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
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能爲哉聖人居於柔

弱而剛強者莫能傷非徒莫能傷也又將以
前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魚惟脫
於淵然後人得制之聖人惟處於柔弱而不
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無所不爲而無爲之之意耳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
以無名之朴

聖人以無化萬物萬物化之始於無為而漸
至於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偽自起故三代之
衰人情之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
不為之動終以無名之朴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
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聖人中無抱之朴念外無抱朴之迹故朴全而
用大苟欲朴之心尚存於膏中則失之遠矣
寶顏堂訂正老子解卷之二 終

寶顏堂訂正老子解卷之三

宋 蘇轍 子由 註

明 陳繼儒 仲醇

李肇亨 會嘉 校

德經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於德而德自
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完

耳而何德之有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無爲而有以爲之則猶有爲也惟無爲而無
以爲之者可謂無爲矣其下非爲不成然猶
有以爲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仁義皆不免於爲之矣其所以異者仁以無
以爲爲勝義以有以爲爲功耳德有上下而

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
義之下者不足復言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自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所以養民者極矣
故爲之而不應於攘臂而強之而又不應於

是刑罰興而甲兵起則徒作而無術矣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
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美
發越於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
其外燦然而其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違之
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故曰亂之
首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聖人玄覽萬物是非得失畢陳於前如鑑之
照形無所不見而孰爲前後世人視止於目

聽止於耳思止於心冥行於萬物之間役智
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自以爲明而不知至
愚之自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
華故去彼取此

世之鄙夫樂其有德於下而忘其上故喜薄
而遺厚采華而棄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
此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為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寧而已神知其靈而已谷知其盈而已萬物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為天下正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

其致也之一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高將恐蹙

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得一未遽歇也谷不得一未遽竭也萬物不得一未遽滅也侯王不得一未遽蹙也然其極必至於此耳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

天下之大侯王之貴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下之至微也此所謂賤與下也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

昔之爲此稱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輪輻蓋軫衡輓轂轆會而爲車物物可數而

車不可數然後知有之爲車所謂無之以爲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大爲天地耶侯王將以貴爲侯王耶大與貴之中有一存焉此其所以爲天地侯王者而莫或之知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若玉之碌碌貴而不能賤石之落落賤而不能貴也

反者道之動

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

弱者道之用

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強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世不知靜之爲動弱之爲強故告之以物之所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母制子而未聞以子制母者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先知萬物之妄廓然無蔽卓然有見未免於不信也故下士荒唐謬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

故建言者有之

建立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陳者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

一作類

無所不照而非察也若止不行而天下之速者莫之先也或夷或類所至則平而未嘗削也

上德若谷太白若辱

上德不德如谷之虛也使白而不受汗此則不屑不潔之士而非聖人也

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

廣大而不可復加則止於此而已非廣也因物之自然而無所立者外若偷惰而實建也體性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真者外若渝也大方無隅大器晚成

全其大方故不小立圭角惟器之大故不可

近用也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非耳之所得聞非目之所得見也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道之所寓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見於事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於無名惟其所寓推其有餘以貸不足物之賴之以成者如此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

抱陽冲氣以為和

夫道非一非二反其與萬物為偶道一而物不

一故以一名道然而道則非一也一與一為

二二與一為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物雖有

萬不同而莫不負陰抱陽冲氣以為和者蓋

物生於三而三生於一理之自然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衆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

教之一作亦我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

父

世以柔弱爲損強梁爲益不知其非也故將使天下之教者皆以此教之曰不見強梁者

之不得其死乎強梁妄之極也人知強梁之不免於死則知妄之不可爲知妄之不可爲而後可與語道矣故曰吾將以爲教父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得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於物則鬼

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爲故能使衆強出入羣有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先身而後名貴身而賤貨猶未爲忘我也夫
忘我者身且不有而况於名與貨乎然貴以
身爲天下非忘我不能使天下知名之不足
親貨之不足多而後知貴身知貴身而後知
忘我此老子之意也

得與亡孰病

不得者以亡爲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則病又
有甚於亡惟齊有亡均得失而後無病也

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可以長久

愛之甚則凡可以求之者無所不爲能無費
乎藏之多則攻之者必衆能無亡乎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

天下以不缺爲成故成必有弊以不虛爲盈故盈必有窮聖人要於大成而不恤其缺期於大盈而不惡其冲是以成而不弊盈而不窮也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曲而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成而不缺盈而不冲直而不屈巧而不拙辯而不訥譬如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於一偏而非其正也惟淡然清靜不滯於一非成非缺非盈非冲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不勝可以爲天下正矣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田

天下各安其分則不爭而自治故却走馬而糞田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以其可欲者示人固有罪矣而不足其足者其禍又甚於所欲必得者其咎最大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爲是則戎馬之所

自起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知足者所寓而足故無不足也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

彌少

性之爲體充遍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世之人爲物所蔽性分於耳目內

爲身心之所紛亂外爲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戶牖之微能蔽而絕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矣

爲學日益

不知道而務學聞見日多而無以一之不免爲累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爲道日損

苟一日知道顧視萬物無一非妄去妄以求復性是之謂損孔子謂子貢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去妄以求復性可謂損矣而去妄之心猶存
及其無妄此心純性而無餘然後無所不爲
而不失於無爲矣

取取上一本有天下一本有常以無事及一本有

事不足以取天下

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故造事而求之心見
於外而物惡之故終不可得聖人無爲故無

事其心見於外而物安之雖不取天下而天
下歸之矣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
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
信之德信矣

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爲形在方爲方在
圓爲圓如使空自有形則何以形萬物哉是
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爲心無善不善

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在彼而吾所以善之者未嘗渝也可謂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所以信之者未嘗變也可謂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無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
聖人在天下怵怵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天下善惡信僞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怵怵爲天下混其心無善惡無信僞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於善無所喜於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慍釋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

出生入死

性無生死出則爲生入則爲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

地十有三

因萬物取生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自以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死生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趨於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歿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歿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

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也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卽死之徒也人之所賴於生者厚則死之道常十九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至人常在不生不死之中生地且無焉有死地哉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而為德牧養羣衆而不辭故畜萬物者德也然而道德則不能自形因萬物而後形見物則不能自成遠近相取柔剛相交而後興亡治亂之變成矣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形雖由物成雖由勢而非道不生非 德不畜是以道尊而德貴尊如父兄貴如侯王道無位而德有名故也若恃爵而後尊貴者非實尊貴矣

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天下

有始以爲天下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之所資生也故謂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萬物也

既知一作其母復一作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一作沒身不殆

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以母知其子了然無不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

終守其母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天下皆具此道然常患忘道而徇物目悅於色耳悅於聲開其悅之之心而以其事濟之是以終身陷溺而不能救夫聖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唯塞而閉之未嘗出而徇之也

見小曰明守弱曰強

悅之爲害始小而浸大知小之將大而閉之
可謂明矣趨其所悅而不顧自以爲強而非
強也唯見悅而知畏之者可謂強矣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習

襲一作常

世人開其所悅以身殉物往而不返聖人塞
而閉之非絕物也以神應物用其光如已身
不與也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嗅口
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

光與物接物有去而明無損是以應萬物而
不窮殃不及於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
不絕矣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體道者無知所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
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則有所施設建立非其
自然有足畏者矣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大道夷易無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爲迂緩而好徑以求捷故凡舍其自然而有所設施者皆欲速者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盜哉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飭末廢本以施設爲事誇以誨盜哉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惟聖人知性之真審物之妄捐物而修身其德充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

修之於身其德迺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迺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老子解卷三
身既修推其餘以及外雖至於治天下可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
天下觀天下吾何知以天下之然哉以此
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
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
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之
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以天下觀乎故

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
之耳

舍德之厚比於赤子

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况之者皆言其體
而已未及其用也夫嬰兒淡然無欲其體則
至矣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言用也
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道無形體物莫得而見也况可得而傷之乎

人之所以至於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心物無與敵者而曷由傷之夫赤子之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

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以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

終日號而不啞和之至也

其心動則氣傷傷則號而啞終日號而不啞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反其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萬物者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矣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妖也氣惡
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強梁甚矣

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於剛強而老
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
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

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以杜其外挫銳解
紛和其光同塵以治其內者默然不言而與道
同矣

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亦
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
天下貴

可得而親則可得而疎可得而利則可得而
害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體道者均覆萬物

而孰爲親疎等觀順逆而孰爲利害不知榮
辱而孰爲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爲天
下貴也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
其然哉以此

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於用兵唯不得已
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爲正以用兵爲
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

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惟體道者廓然無
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矣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
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
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
自朴

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
多權謀則其上眩而昏矣人不務本而趨末
技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詐僞而多
為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於盜
賊矣

寶顏堂訂正老子解卷之三終

寶顏堂訂正老子解卷之四

宋 蘇轍 子由 註

明 陳繼儒 仲醇 校

顧雲鳳 泰符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
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一作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

倚於禍禍伏於福譬如晝夜寒暑之相代正
之爲奇善之爲詆譬如老稚生死之相繼未
始有正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出於萬
物之表而覽其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
視之悶悶若無所明其民醇醇各全其性矣
若夫世人不知道之全體以耳目之所知爲
至彼方且自以爲福而不知禍之伏於其後
方且自以爲善而不知詆之起於其中區區

以察爲明至於甚察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
不哀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一作直而不肆
光而不耀

知小察之不能盡物是以雖能方能廉能直
能光而不用其能其陷於一偏也而不及者
則此世俗所謂悶悶也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

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尅無不尅則莫知其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凡物方則割廉則劇直則肆光則耀惟聖人
不然此所謂嗇也夫嗇者有而不用者也世
患無以服人苟誠有而能嗇雖未嘗與物較
而物知其非不能也則其服之早矣物既已
服歛藏而用至於沒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
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強無不能尅則物

莫測其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彼世之小
人有尺寸之柄而輕用之一試不服天下測
知其深淺而爭犯之雖欲保其國家不可得
也吾是以知嗇之可以有國可以有國則有
國之母也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以嗇治
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嗇事天則深根固

蒂者是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
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蒂固而不可_脫雖以長
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
莫若嗇則一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
勞撓則魚爛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
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聖人無爲使人各安其自然外無所求內無
所畏則物莫能侵雖鬼無所用神矣非其鬼
之不神亦有神而不傷人耳非神之不傷人
聖人未嘗傷人故鬼無能爲耳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人鬼之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也故德
交歸之

大國者下流

天下之歸大國由衆水之趨下流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衆動之赴靜猶衆高之赴下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大國能下則小國輔之小國能下則大國納之大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於人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世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凡物之見於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奧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夫惟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有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蓋

道不遠人而人則遠人今誠有人美言之則
可以為市於世尊行之則可以加於人矣朝
為不義而夕聞大道安盡而性復雖欲指不
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
進此道

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救人耳雖有拱璧之
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一有也字不曰求以一作得

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
人患不知知則凡罪不能汙矣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聖人為無為故無所不為事無事故無所不
事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於大小多少一以
道遇之而已蓋人情之所不能忘者怨也及

其愛惡之情忘則雖報怨猶報德也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世人莫不畏而大侮小難多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爲則事常不濟矣聖人齊大小一多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而安有不濟者

哉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泮而散之不去也然猶愈於旣成也故爲之於未

有者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

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治亂禍福之來如彼三者積小以成大聖人待之以無爲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福自生禍自亡譬如種苗深耕而厚耔之及秋自穰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却也人不知物之自然以爲非爲不成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爭贅是以禍至於不救福至於不成其理然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聖人知有爲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世人存心於得喪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重失之未有不以爲敗之者矣故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

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人皆徇其所欲以傷物信其所學以害聖人

非無欲也欲而不欲故雖欲而不傷於物非

無學也學而不學故雖學而不害於理然後

內外空明廓然無爲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

待其自戾矣

古之所謂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

難治以其智多

古之所謂智者知道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

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溺於小智以

察爲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

明之將以愚之耳蓋使之無知無欲而聽上

之所爲則雖有過亦小矣

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

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

反矣乃至於大順

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而上下交相賊
矣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
智固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
大也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
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
必以身後之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
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

能與之爭

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後之其
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天下皆謂我道大道侶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
久矣其細也

夫道曠然無形頽然無名充遍萬物而與物
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爲大也若似於物則亦
一物矣而何足大哉

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道以不似物爲大故其運而爲德亦悶然以鈍爲利以退爲進不合於世俗今夫世俗貴勇敢尚廣大誇進銳而吾之所寶則慈忍儉約廉退此三者皆世之所謂不肖者也

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世以勇決爲賢而以慈忍爲不及事不知勇決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勝其終必至於勇也世以廣大蓋物而以儉約爲陋不知廣大之易窮而儉約之易足其終必至於廣也世以進銳爲能而以不敢先爲恥不知進銳之多惡於人而不敢先之樂推於世其終卒爲器長也蓋朴散而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自朴成器始有屬有長矣

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

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爲衆所疾故常近於死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以慈衛物物之愛之如已父母雖爲之効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衛之矣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士當以武爲本行之以怯若以武行武則死矣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於怒是以我故殺人也以我故殺人天必殃之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皆出於爭則未必勝矣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相爲用誠能下之則天

下皆吾用也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無意於爭則雖用兵與不用均也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耶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聖人以慈爲敵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爲慈矣兩敵相加而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已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道之大復性而足性而之妙見於起居飲食之

夫
子
論
語
卷
四
三
間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萬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况行之乎

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惟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已蓋古之聖人無思無

爲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一作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衆人之所能知亦不足貴矣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耳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方其未知則

非知無以入也及其既知而存知知則病矣
故知而不知者上不知而知者病既不可不
知又_{不可}知惟知知之爲病者久而病自去矣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夫惟自有威高明光大赫然莫能加此所謂
大威也人常患溺於衆妄畏生死而憚得喪
萬物之威雜然乘之終身惴慄之不暇雖有
大威而不自知也苟誠知之一死生齊得喪

坦然無所怖畏則大畏燁然見於前矣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性之大可包絡天地彼不知者以四肢九竅
爲已守之而不厭是以見不出視聞不出聽
叢然其甚陋也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彼知
之者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狹也則愀然厭之
欲脫而不得不知有厭有慕之方囿於物
也故教之曰無厭其所生夫唯聖人不狹不

厭與人同生而與道同居無廣狹淨穢之辨
既不厭生而後知生之無可厭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
此

聖人雖自知之而不自見以示人雖自愛之
而不自貴以眩人恐人之有厭有慕也厭慕
之心未忘則猶有畏也畏去而後大威至矣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天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常也
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世遂
僥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
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
人猶以常爲正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列子
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天道之難知
故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
綽然而善謀

天不與物爭於一時而要於終勝不言而四
時行物生未有求而不應者也神之格思不
可度思矧可射思非有召之者也綽然舒緩
貌綽然若無所營而其謀度非人所及也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世之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見其大全有

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
疎而多失也惟能其要終始盡其變化然後知
其恢恢廣大雖疎而不失也

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
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
死懼之無益也民安於政常樂生畏死然後
執其詭異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

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司殺者天也方治之世而有詭異亂羣之人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天之所棄而吾殺之則天殺之而非我也非天所殺而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

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上以有爲導民民亦以有爲應之故事多而難治上以利欲先民民亦厚其生而求利不厭矣夫貴生之極必至於輕死惟無以生爲而生自全矣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艸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

老子解卷四
之徒

冲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堅強之累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

兵以義勝者非強也強而不義則敗速矣木自拱把以上則近於伐矣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物之常理精者在上下粗者在下精必柔弱粗

必强大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况天下之抑高舉下天無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有道者贍足萬物而不辭既以爲人已愈有

既以予人已愈多非有道者無以堪此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爲而恃成而處則賢見於世賢見於世則是
以有餘自奉也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
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
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
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
殃故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夫然生於妄而妄出於性知性者見諸妄而

又何怨乎今不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
和而內未忘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
司徹

契之左右所以爲信而息爭也聖人與人均
有是性人方以妄爲常馳騫於爭奪之場而
不知性之未始少妄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
人使之除妄以復性待其妄盡而性復未有
不廓然自得如右契之合左不待責之而自
服也然則雖有大怨懟將渙然永解知其非
有矣而妄用和之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
之則亦勞而無功矣徹通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道無私惟善人則與之契之無私亦猶是
也惟合者則得之矣

小國寡民

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爲救之故
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以小國寡民以
試焉而不可得耳

使有什百人之器而不用

民各安其分則小有財者不求於世什百
人之器則材堪什夫百夫之長者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
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事少民朴雖結繩足矣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內足而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爲美以其所
處爲樂而不復求也

隣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足故也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則爲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爲觀而已故
不必信

善者不辨辨者不善

以善爲主則不求辨以辨爲主則未必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

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為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窮然後知一之為貴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為之則

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為能爭而未嘗爭此天與聖人所以大過人而為萬物之宗者也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為書與其所以為道之大畧也故於終篇復言之

予年四十有二謫居筠筠小州而多古禪

刹四方游僧聚焉有道全者住黃蘗山南

公子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予游嘗與予

談道予告之曰子所談者予於儒書已得

之矣全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不然予忝聞道儒者之所無何苦強以誣之顧誠有之而世莫知耳全曰儒墨之不相通如胡漢之不相諳也子亦何由而知之試爲我言其畧予曰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書曰中庸中庸之言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

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非佛法而何顧所從言之異耳全曰何以言之予曰六祖有言不思善不思惡方是時也就是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以此言悟入者大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致中和而天地萬物生于其間此非佛法何以當之全驚喜曰吾初

不知已今而後始知儒佛一法也予笑曰
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
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
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
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
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世
法然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論也是時予
方解老子每解一章輒以示全全輒嘆曰

皆佛說也予居筠五年而北歸全不久亦
化去逮今二十餘年矣凡老子解亦時有
所刊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時人無可與
語思復見全而示之故書之老子之末大
觀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子由題
予昔南遷海康與子瞻邂逅于藤州相從
十餘日語及平生舊學子瞻謂予子所作
詩春秋傳古史三書皆古人所未至惟解

老子差若不及予至海康閒居無事凡所謂書多所更定乃再錄老子書以寄子瞻自是蒙恩北歸子瞻至毘陵得疾不起逮今十餘年竟不知此書于子瞻爲可否也政和元年冬得姪邁等所編先公手澤其一曰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廢卷而嘆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使漢初有此書則孔子老子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

佛老不爲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當子瞻意然予自居潁川十年之間於此四書復所刪改以爲聖人之言非一讀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說爲定今日益以自是以是爲足矣欲復質之子瞻而不可得言及於此涕泗而已十二月十一日子由再題

寶顏堂訂正老子解卷之四 終

貴耳集

貴耳集敘

傳曰多聞闕疑謹言其餘則寡尤尤者言之所
由出也聞不厭多疑則有闕言之謹餘尤則寡
矣余貴耳三集成乃補拾前二集之遺可以絕
筆矣終未能守聖門寡尤之訓粗可備裨官虞
史之求必不忘其事之陋也紹興間泰發與會
之失歡諸子多稗前朝所聞猶未成編或者以
作私史告稔成書禍則知文字害人也如此始

信言爲尤之階也余每得江湖朋舊書云翁以
多言得放逐不宜有此集可謂不善處患難者
余荅書云義舌尚杜焉可亡言子非魚何以知
魚之樂東里張端義淳祐丙午閏四月四日書

寶顏堂訂正貴耳集卷之一

東里荃翁張端義 編

華亭仲醇陳繼儒 同校

繡水鴻生沈元昌 同校

宣和七年南郊畢恭謝上清儲祥宮聞金人已
破燕山車駕亟還禁中夜二鼓中人梁兢持宸
汗一紙宣示惟書黃中來旣入對上獨坐一橫
榻兩宮娥擎燭上日邊警如此盡是蔡攸匿下

不令朕知煩卿先艸一詔盡言朕失以謝天下
連進二艸皆不稱上意再三宣諭只要感動人
心不須歸過宰輔只說朕不是第三章少愜上
意親筆改寫成卽時降出上曰卿未可去適來
李邦彥等皆譁張失措且去外面商量此詔是
朕自思算更有二事待與卿說朕欲遣王黼蔡
攸等分守大河盡籍內臣貴戚俸佞家財祗備
犒軍朕傳與皇太子淵聖名朕移軍長安保扞關

中爲根本卿可就此爲朕處置明日便要都了
只是未有人做宰相是夜二府皆至銀臺門矣
罪已詔下忽吳敏拜少宰李綱拜尚書左丞淵
聖登極道君南幸向來御筆皆不行內禪之前
上諭曰處置許多事蔡攸盡道不是只傳位一
事靠要做他功勞淵聖嗣位臺諫交章請誅京
攸雖楊中立不免宣言蔡攸無罪之語但見論
者紛然以誅王黼爲快而右蔡氏矣

徽宗北狩有謀者持一黃中單來御書云趙岐
註孟子付黃潛善諸人審思之孟卽瑤華太后
趙卽康王高宗由是中興載泣血錄
真廟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秋水至則翠鬢綠
衣一小女童誦秋水一篇聞者踈立
昔聞仁宗時有外臣奏陛下不蚤立太子有播
遷之禍仁宗大怒問宰執曰朕未立皇子如何
比朕如唐明皇有播遷之禍宰相奏云陛下果

是播遷不及明皇當時明皇幸蜀尚有肅宗卽
位靈武陛下無肅宗爲子委不及明皇仁宗怒
釋建立之議始堅

孝皇一日宣押王丞相趙丞相施元樞周大參
幸一燕坐咨訪政事駕方御坐見御案上有一
黃綾冊上忽駕興二相不敢近看獨周大參略
開一看不覺吐舌復掩冊如初移時上來遽問
卿等不曾看此冊否皆以不敢對來日周大參

入堂首與二相言此冊卽是前宰執所進臺諫
姓名見今宰執所進擬者皆在焉孝皇聖斷不
可測度前相旣去後相卽拜却除前相進擬臺
諫後相雖有進擬慮其立黨不除恐臺諫奉承
後相風旨以攻前相所以存進退大臣之體今
則不然一相去臺諫以黨去一相拜臺諫以黨
進况自嘉定副封之靡前帝宏規廢矣

高宗孝宗在御每三年大比下詔先一日奉詔

露天默禱曰朝廷用人別無他路止有科舉願
天生幾箇好人來輔助國家及進殿試策題臨
軒唱名必三日前精禱于天所以紹興淳熙文
人才士彬彬在朝此二祖祈天之效如此

壽皇過南內德壽問近日臺臣有甚章疏壽皇
奏云臺臣論知閣鄭藻德壽云說甚事不是說
他娶嫂壽皇奏云正說此事德壽云不看執柯
者誰德壽云朕也壽皇驚灼而退臺臣卽時去

國

德壽丁亥降聖遇丙慶八十壽皇講行慶禮上
尊號周益公官國差官撰冊文讀冊書冊擬楊
誠齋尤延之各撰一本預先進呈益公與誠齋
鄉人借此欲除誠齋一侍從爲潤筆冊文壽皇
披閱至再卽宣慰益公楊之文太聾牙在御前
讀時生受不若用尤之文溫潤益公又思所以
處誠齋奏爲讀冊官壽皇云楊江西人聲音不

清不若移作奉冊壽皇過內奏冊寶儀節及行
禮官讀至楊某德壽作色曰楊某尚在這里如
何不去壽皇奏云不曉聖意德壽曰楊某殿策
內比朕作晉元帝甚道理楊卽日除江東漕誠
齋由是薄憾益公

孝宗朝幸臣雖多其讀書作文不減儒生應制
燕間未可輕視當倉卒汗墨之奉豈容宿撰曾
覲龍大淵本名大淵孝宗寫開作二字張掄徐

本中王抃趙弗劉弼中貴則有甘昺張去非弟
去爲外戚則有張說吳玘北人則有辛棄疾王
佐伶人則有王喜棊國手則有趙鄂當時士大
夫少有不游曾龍張徐之門者

張景卿因奏對仁宗曰卿亦出孤寒張對曰臣
本書生陛下擢至中丞三子皆服冠裳陛下春
秋高主鬯虛臣非孤寒陛下乃孤寒也上嘉納
之

道君北狩在五國城或在韓州凡有小小凶言
喪祭節序北虜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北
虜集成一帙刊在權場中博易四五年士大
夫皆有之余曾見一本更有李師師小傳同行
於時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
遂匿於床下道君自携新棖一顆云江南初進
來遂與師師謔語邦彥悉聞之彙括成少年遊

貴耳集 卷一
云并刀如水吳鹽似雪纖手破新棖後云嚴城
上巳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
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師師奏云周邦彥
詞道君大怒坐朝宣慰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
周邦彥者聞課稅不登如何京尹不按發來蔡
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
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知京尹云惟周
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

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
二日道君復幸師師家不見師師問其家知送
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爲喜旣至不遇
坐久至更初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
怒云你去那裏去師師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
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得官家來
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今柳陰
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

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爲
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府待制邦彥以詞行
當時皆稱美晟詞殊不知美成文筆大有可觀
作汴都賦如晟奏雜著皆是傑作可惜以詞掩
其他文也當時師師家有二邦彥一周美成一
李士美皆爲道君狎客士美因而爲宰相吁君
臣遇合於倡優下賤之家國之安危治亂可想
而知矣

孝皇聖明亦爲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陞
辭有宦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
笑壽皇問如何不要笑外面有一語云衆上僕
頭西字臉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川知
州者面大而橫濶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見
憶得先語便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
看愈笑不已其人在外曰早來天顏甚悅以其
奏劄稱旨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

皇之笑也

王尚之爲郎日輪對一劄乞減宮嬪之冗壽皇問卿是外臣如何知朕宮中事臣備員內府丞見每月宮中請給歷歷具道大小請給細數壽皇大喜即日除浙漕却不及作侍從曾作太府卿

高孝二朝帥蜀必要臨遣未嘗就外除亦以蜀爲重事廟堂欲除崔菊坡先生覺菊坡之意未就司諫王貫卿上疏指以士大夫辭難避事不肯任朝廷之委用疏上後菊坡之命始出菊坡只得一行在九江時余往見之扣其入蜀之意菊坡自言朝廷以蜀中散亂令其整齊之余進曰今天下散亂豈特一蜀耶朝廷何不留先生整齊天下之散亂而獨私於蜀耶菊坡唯唯而已近湯季能有辭難避事之疏三十年間兩見之恨無菊坡在見此疏也

壽皇問王抃如何北使在庭舞蹈極可觀此間
舞蹈皆不及之抃奏云北人袖窄但公裳袖大
一舉手便可觀南人袖內外皆寬大舉手便不
可看北人視此爲大禮數德壽孝在御時閣門
多取北人充贊喝聲雄如鍾殿陛間頗有京洛
氣象自嘉以來多是明台溫越人在閣門其聲
皆鮑魚音矣

壽皇以孝治天下有大理寺孫寺丞失記其名
匿服不丁母憂壽皇怒欲誅之奏知德壽云孫
某不孝欲將肆諸市朝德壽云莫也太甚遂黥
面配廣南數年得歸余兒時曾見之今之士大
大甚至聞計仕宦冒榮自若衰經有不爲著者
食稻衣錦汝安則爲之聖門之訓天理滅絕去
禽獸幾希

宣和元年間高麗遣使一旦忽上奏以其王病
求醫上擇二良醫往歲餘方歸二醫奏王館醫

甚勤謂曰高麗小國世荷國恩不敢忘聞天子
用兵遼實兄弟國苟存之猶是爲中國捍邊女
真乃虎狼不可交也願二醫告諸天子早爲之
備

慈寧殿賞牡丹時椒房受冊三殿極歡上洞達
音律自製曲賜名舞揚花停觴命小臣賦詞俾
貴人歌以侑玉卮爲壽左右皆呼萬歲詞云牡
丹半坼初經雨雕檻翠幕朝陽嬌困倚東風差

榭了羣芳洗煙凝露向清曉步瑤臺月底霓裳
輕笑淡拂宮黃淺擬飛燕新妝楊柳啼鴉晝永
正鞦韆庭館風絮池塘三十六宮簪艷粉濃香
慈寧王殿慶清賞占東君誰比花王良夜萬燭
熒煌影裏留任年光此康伯可樂府所載
壽皇使御前畫工寫曾海野喜容帶牡丹一枝
壽皇命徐本中作贊云一枝國艷兩鬢東風壽
皇大喜

寶玉集 卷一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諸軍之旗中有雙勝交
環謂之二勝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
成兩環進高廟曰尚御褻偶有一伶者在傍高
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太尉進來名二勝環伶人
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且放在腦後高宗亦爲之
改色所謂工執藝事以諫

向薌林因入對論奏甚久上顧問再三中書舍
人潘良貴攝左史忽出位言曰天時暑甚向某
不合以無益之言久勤聖聽公退上章待罪且
乞致仕或者謂楊前因奏端研書畫潘有此言
五峯行狀大略相似所奏不同耳

方臘作亂朝廷捕之獻言者曰若急請於朝以
劉公安世守南都陳公瑾鎮金陵人望歸之可
不勞兵而破矣此薌林語也致堂先生行狀中
載之

王丞相欲進擬辛幼安除一帥周益公堅不肯

貴耳集 卷一
王問益公云幼安帥材何不用之益公荅云不然凡幼安所殺人命在吾輩執筆者當之王遂不復言

孝皇朝不許宰相進擬鄉人王丞相在相位八年林子中亦鄉人八年不得除命

吳越錢王入朝太祖曰謀下江南許以舉兵援助歸語其臣沈倫倫再三嗟嘆錢王扣之倫云江南是兩浙之藩籬堂奧豈得而安耶大王指

日納土矣宣和年結女真攻契丹契丹果滅隨卽二帝北狩此亦自撤藩籬也今又以滅女真韃兵橫行襄蜀此又自撤藩籬也喬行簡爲淮西漕便民五事曾說此二項是亦祖江南之沈倫也

壽皇賜宰執宴御前雜劇妝秀才三人首問第一秀才仙鄉何處曰上黨人問次曰澤州人問三曰湖州人又問上黨秀才汝鄉出甚生藥曰

某鄉出人參次問澤州者曰出甘艸又問湖州者曰出黃蘗如何湖州出黃蘗最是黃蘗苦人當時皇伯秀王在湖州故有此語壽皇卽日召入賜第奉朝請

何自然中丞曰上疏乞朝廷併庫壽皇從之方且講究未定御前有燕雜劇伶人妝一賣故衣者時袴一腰只有一隻袴口買者得之問如何賣者云兩脚併做一袴口買者云袴却併了

只恐行不得壽皇卽寢此議

世之巧宦者皆謂之鑽班固云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嘉定間士大夫有一戲論於從政云將仕皆得改官獨顏子孔門四科之首不得改官夫子曰回也不改顏子鑽錯了鑽之彌堅如何改官

天寶間楊貴妃寵盛安祿山史思明之作亂遂有楊安史之謠嘉定間楊太后史丞相安樞密

亦有楊安史之謠時異事異姓偶同耳

平江道士袁宗善曾遇異人得驗狀法遭際三殿賜通真先生壽皇一日使中貴持白紙三幅默禱在內令通真書來中貴先排定資次第一紙書不可行第二紙書無分第三紙書真真二字奏皇壽皇隔數月皆驗不可行要請陵寢北報不從無分迺小劉娘子要冊後半年而殂真真二字迺受禪光宗後來光宗有心疾壽皇宣

通真和問二真字通真奏云臣書先定二真合成一字卽鎮字壽皇大喜前定皆驗賜賚甚厚此袁通真親與先君言

有一川官在都乞差遣一留三四年題一詩在儼樓之壁曰朝看具葉牢籠佛夜禮星辰取奉天呼召歸來聞好語初三初四亦欣然初三初四卽二僕也因此詩傳播京下遂得缺而去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在黼宅溝中

流出雪色飯顆漉出洗淨曬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絕食此僧卽用所囤之米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饑嗚呼暴殄天物聖人有戒宣和年間士大夫不以天物加意雖溝渠污穢中棄散五穀及其餓餒之時非僧積累之久一家皆絕食而死可以爲士大夫暴殄天物者戒

荆公黜詞賦尊經獨春秋非聖經不試所以元祐諸人多作春秋傳解自胡安定先生始知蘇莘老輩皆有春秋集解則知熙寧元祐諸人議論素不同矣唐子西云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必從然謂之尊君則不可挾六經以令百氏百氏必服然謂之尊經則不可

蜀士胡其姓者知其女貴能生子作宰相携入京師尋一朝士生宰相者卽與之道間遇韓光祿國華拜于馬首云三年在京師閱人多矣光

賈正集 卷一
祿必生宰相子敢以女爲獻後果生魏公今韓氏家廟有胡夫人卽斯人也

錢參政良臣之妻弟章其姓者自南康守回忽進擬浙東倉孝皇忽云執政妻黨便得好官參政李彥穎奏云章守南康有聲諸臺列薦以此除激勵作郡者章某見乞祠孝皇云且與祠章由是不復起矣

謝文昌淵明館伴北使時寧廟初卽位定冊時諸臣頗有議論北使忽問謝云伊尹放太甲于桐宮此何義指光宗屬疾而言謝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不可避一篡字朝論甚偉

李章奉使北庭虜館伴發一語云東坡作文愛用佛書中語李荅云曾記赤壁詞云談笑間狂虜灰飛煙滅所謂灰飛煙滅四字乃圓覺經語云火出木燼灰飛煙滅北使默無語

貴王金 卷一
遣輔漢卿輔辭以考亭諸生老不稱使廼薦王
都廂栴代爲行人三往返至四虜有一伴使顏
元者問韓侂胄是甚麼人答云魏公之孫吳太
后之肺腑有擁佑之勲又問云官裏如何信任
他不知去得他否王答云大臣去留出自聖斷
伴使就懷中取出本朝省劄韓侂胄軍怒已擊
死王爲之驚駭當時一語之差豈不失兩國之

體則知專對之爲難事也

衛社稷宗社者大臣職也死社稷宗社者大臣
之幸也韓侂胄柄國皆由道學諸人激之使然
紹熙五年七月光宗屬疾寧皇未內禪外朝與
中禁勢相隔絕趙中定招侂胄通太后意中官
關禮同任往來之旨寧廟卽位諸公便掩侂胄
一日之勞喉臺諫給舍攻其專輒之罪此時侂
胄本不知弄權怙勢爲何等事道學諸公反教

之如此爲之弄權如此爲之怙勢及至太阿倒
持道學之禍起矣後十年坤鑑一進資善一疏
起於張鎡吳衡王居安之謀其他皆因人成事
者和議成奉使許奕吳衡副之虜索首謀函
首至濠二使不敢進小使往返數次虜云旣是
講和必無弼出禮數國信不必慮函首纔至虜
界虜中臺諫交章言韓侂胄忠於其國繆於其
身封爲忠繆侯將函首拊葬于魏公韓某墓下

仍劄報南朝當時丘宗卿開督府在建康備坐
北窻徧劄諸州監司先父適漕淮東親得此劄
幸一見之

儂智高發三解不得志遂起兵兩廣遂有兩解
試攝官之格張元因殿試落第徑往西夏自此
殿無黜落之士

施宜生以賀正使來韓子師館伴因語日射三
十六熊賦云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以

八百萬騎對三十六熊何其鮮哉宜生語塞夫
抵南北二使皆不深書司射所載熊卽侯也非
獸也

乖厓張公帥蜀時請於朝初用楮幣絢以百界
嘗見蜀老儒輩言謂此是世數所關七八年前
已及九十九界蜀闢建議虛百界不造而更造
所謂第一界行之未久而蜀遂大壞時數之論
於是爲可信

辛卯歲北來人數百輩暫寓於襄陽府光孝寺
有一人題詩于壁云干戈未定各何之一事無
成兩鬢絲蹤跡大綱王粲傳情懷小樣杜陵詩
脊令信斷雲千里烏鵲驚飛月一枝安得中山
千日酒陶然直到太平時雖未爲絕唱讀之亦
使人增感也

少游郴陽詞云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
知何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詩

貴耳集 卷一
話謂斜陽暮語近重疊或簾籠暮既是孤館閉
春寒安得見所謂簾籠二說皆非常見少游真
本乃斜陽樹後避廟諱故改定耳山谷詞杯行
到手莫留殘不到月斜人散詩話謂或作莫留
連意殊短又嘗見山谷真蹟乃是更留殘詞意
便有幹旋也

鶴山先生母夫人方坐蓐時其先公晝寢夢有
人朝服入其臥內因問爲誰荅曰陳了翁覺而

鶴山生所以用其號而命名陳瑩中前三名登
第後兩甲子鶴山中第亦第三名其出處風節
相似處極多在東南時有了翁家子孫必異遇
之

章子厚在政府有惇賊邦曲之號一曰邦直欲
復唐巾裹子厚曰未消爭競只煩公令嗣戴來
略看子由語張文潛曰廟堂之上謔語肆行在
下者安得不風靡

王嘉叟題王龜齡詹事祠堂詩當時孤論偶相
同終始知心每愧公纔見安車迎綺季遽嗟石
室祀文翁百年公議分明在一餉紛華究竟空
白髮舊交衰甚矣尚能留面對高風自註云始
予與龜齡別嘗謂吾輩會合不可常留面目異
時可復相見龜齡再三擊節後一見必誦此言

賢顏堂訂正貴耳集卷之一

賢顏堂訂正貴耳集卷之二

東里荃翁張端義 編

華亭仲醇陳繼儒 同校

繡水棗生沈元嘉 同校

東坡水龍吟笛詞八字謚楚山修竹如雲異材
秀出千林表此笛之質也龍鬚半剪鳳膺微漲
玉肌勻繞此笛之狀也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
明風嫋此笛之時也自中郎不見將軍去後知

孤負秋多少此笛之事也聞道嶺南太守後堂
深綠珠嬌小此笛之人也綺牕學弄涼州初試
霓裳未了此笛之曲也嚼徵含宮泛商流羽一
聲雲杪此笛之音也爲史君洗盡蠻煙瘴雨作
霜天曉此笛之功也五音已用其四之一角字
作霜天曉歌後一角字

歐陽公論琴帖爲夷陵令時得琴一張於河南
劉虬蓋常琴後作舍人又得一琴乃張學琴也

後作學士又得一琴則雷琴也官愈昌琴愈貴
而意愈不樂在夷青山綠水日在目前無復俗
累琴雖不佳意則自釋及作舍人學士日奔走
於塵土中聲利擾擾無復清思琴雖佳意則昏
雜何由有樂迺知在人不在器也若有心自釋
無絃可也

濮上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種放傳穆修穆修
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許堅

堅傳范諤昌諤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願願傳
二程濂溪得道於異僧壽涯晦菴亦未然其事
以異端疑之

漢尚氣好博晉人尚曠好醉唐人尚文好狎本
朝尚名好貪

韓愈皇甫湜一世龍門牛僧孺携所業謁之其
首篇說樂韓見題卽掩卷而問曰且道拍板喚
作甚牛曰樂句二公大稱賞之因此名搖京師

黃初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爲天王
位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于永安宮客
星歷紫宮而劉聰殞慧星掃太微而符堅敗熒
惑守帝座而呂隆破晉庾翼與兄永書曰歲星
犯天關江東無他而季龍頻年閉關余甲子年
侍親出蜀在荆南沙市甲未間見一星自東南
飛在西北如世之火珠狀其光數丈長久而成
一皇字丙寅冬吳曦叛丁亥年余爲儀真錄參

十月二十三日夜因觀天象見一星入月彗曆者鄒淮絕早相別云昨夜星入月恐兩淮兵動不可住徑喚渡過建康余問之前有此否鄒云漢獻帝時曾一次星入月今再見也十一月十二日劉倬舉兵倬季姑姑反戈一城狼狽倬以身免繼此兵禍未泯也庚寅年余丞浦江三月間近午日色略覺昏意謂日蝕外看山林屋宇皆成青色及兄弟骨肉相看面皆如鬼其色青

甚如此日不移影至酉方動是年有繆春武庫之變余嘗在方冊間或書此恠異終未便信豈謂身自見之

東海中有山曰度朔上有大桃盤屈三千里其卑枝向東北曰鬼門萬鬼應由往來也上有二神人一曰荼與一曰鬱雷主治害鬼世人刊此桃梗正歲以置門戶此出戰國策桃梗註

粉白黛黑戰國策張儀曰鄭周之女粉白墨黑

註曰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皆自然
美麗不使粉白黛黑又楚辭大招曰粉白黛黑
施芳澤只惟韓文公送李愿盤谷序乃云粉白
黛綠東坡答王定國書粉白黛綠者繫尹夾宅
中狐狸射干之流願以道眼看破方變黑爲綠
字

丘宗卿帥蜀陞辭奏壽皇吳家兵太專他日必
有可慮此時吳挺爲興州都統兼知興州乞得
二庚牌臣緩急可用居無何挺俎宗卿急發庚
牌檄棖詔交軍除興州都統西兵始移於他姓
自開禧間吳曦再頒興州兵北伐之事興曦果
以叛聞人服宗卿之遠見宗卿與京仲遠爲代
京在蜀時適有瀘州張庭芬之變仲遠寬厚優
其渠魁餘皆從釋京偶帶都吏行宗卿就仲遠
舟中擒去立斬之仲遠大不樂後仲遠作相宗
卿家食十年能知吳氏之兵必叛不知仲遠之

黃真集 卷二 五
作相何明於彼不明於此耶開禧兵興始開制
閩主行和議復開督府年已八十餘矣
黃巢五歲侍翁父爲菊花聯句翁思索未至巢
信口應曰堪與百花爲總領自然天賜赭衣黃
巢之父恠欲擊巢廼翁曰孫能詩但未輕重可
令再賦一篇巢應之曰颺颺西風滿院栽蓋寒
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爲青帝報與桃花一處
開跋扈之意已見嬰孩之時加以數年豈不爲

神器之大盜耶

筆之用以月計墨之用以歲計硯之用以世計
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
天耶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
動者天乎於是得養生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
唯其然是以能永年此唐子西研銘
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脰瘦軀闕其一字
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藁蓋閣

字也此字既云儼然如見病鶴矣

王萬年副都統因貽書峨眉山拗牛和尚不答書但與來人說傳語太尉早歸人至問和尚有書無書堅不肯說萬年云我已知了你直說久而方云和尚請太尉早歸三日後盥漱間卽逝人問拗牛云王太尉是第六洞萬年鬼王所以姓王名萬年

均州武當山真武上昇之地其靈應如影響均州未變之前韃至聖降筆曰北方黑煞來吾當避之繼而真武在大松頂現身三日民皆見之次年有范用吉之變韃犯武當宮殿皆爲一空有一百單五歲道人首殺之則知神示人有去意矣浮光未破之先開城濠得一鐵坐佛高三丈城東元有鐵佛寺其僧請歸本寺百餘軍輿之不動軍帥禱之許以艸創小寺安奉只用三五十輩小兒輿之卽行後差老巫媪奉侍凡有

病告者飲佛水卽安端平四年韃圍城砲聲振
天鐵佛爲之撼戰後韃攻定城韃人以砲坐罩
鐵佛於其下光州遂失左傳云國將興聽于民
國將亡聽于神卽此意也

歐陽詢藝文類聚有禽獸九錫以鷄爲稽山
子以驢爲廬公者吳越毛勝撰水族加恩簿以
海龍爲君各有詞令祖歐陽之遺意也
仕之不稱者許郡將或部使者兩易其任謂之

對移漢薛宣爲左馮翊以類賜令薛恭本縣孝
者未嘗知治民而粟邑令尹賞久用事宣卽奏
賞與恭換縣乃對移所起也

天道尚左星辰左轉地道尚右瓜瓠右纍蟻穴
知雨鳥鵲知風燕遜戍巳鵲背太歲魚聚北道
針浮南指葵知南日菊知隕霜此物之靈也人
有不節醉飽不謹寒暑孰謂人爲萬物之靈因
書爲座右銘

四夷附錄內典云人火得水而滅龍火得水而熾信有此理陰陽自然變化論云龍能變水人能變火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此亦理也

士大夫最怕有虛名虛名一勝不爲朝廷福真西山負一世盛名豈西山真欲愛名於天下天下自聞其名而起敬耳及史同叔之死天下之人皆曰真直院入朝天下太平可望及其入朝

前譽小減省試王文爲輕薄子作賦曰誤南省之多士真西山之餓夫都下諺曰若要百錢賤須是真直院及至換得來攪做一鑊麵如是則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是一項江南地土淺薄士大夫只做得一項做不得兩項

市井呼盧盧四也博徒索采曰四紅赤緋皆一骰色也俗說唐明皇與太真妃喝采若成盧卽賜緋之義楚辭招魂成臯而牢牢卽盧也又曰

詠杜子美詩遶牀大呼叫五白担跣不肯成臬
盧註謂劉穆之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呼盧一
擲百萬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又詩劉毅從來布
衣顧家無儋石輸百萬唐李翱撰五木經元華
註云雉爲二臬爲六盧爲四

錢穆父尹開封有店主告有道人獨賃一房每
日以新錢三千置之座側沽酒市肉迄暮而返
乃携炭一小藍入房中人語小定則擁爐鑄錢

未半夜三千成矣不敢不告穆父遣人還之道
人迎揖曰大尹來要貧道否至庭下穆父詰之
曰爾必有術何敢於輦轂下爲之道人曰貧道
鑄者泥錢不用銅似不礙法令但得半乾半
濕泥一塊以兩錢脫就便可成貫之呈穆父大
怒擲於案傍激而有聲迸散在地道人忽不見
取其錢重穿之每錢背二口字知其洞窟也今
以鐵化銅爲錢亦近於用泥矣

淳熙間省元徐履因功名之念太重遂有心恙
之疾殿試用卷子寫一枝竹題曰畫竹一竿送
上試官朝廷亦優容之以省元身後一官與其
子子亦恙官亦絕

席大光以母葬碑銘皆數千言屈吳傳朋書之
大光立於碑側不數字必請傳朋憇偃終日不
能兼備傳朋病之至夜分潛起秉燭而書大光
聞之起立以文房玩好之物盡歸之預儲六千

緡而潤毫或曰傳朋之貧脫矣未幾而大光死
傳朋嘆曰吾之貧分也大光之死由我也
真定大曆寺有藏殿雖小而精巧藏經皆唐宮
人所書經尾題名氏極可觀佛龕上有一匣開
鑰有古錦儼然有開元賜藏經勅書及會昌以
前賜免折殿勅書有塗金匣藏心經一卷字體
尤婉麗其後題曰善女人楊氏爲大唐皇帝李
三郎書寺僧珍寶之

吳江長橋焚於庚戌之虜紹興四年新橋復成
縣令楊同者謀新之始未嘗委一吏未嘗科一
夫但命十僧分幹一橋之利可支百年始謀興
工亦俾諸僧分諭上戶往往出貲爲助震澤王
闡者朱昉之黨乃積逋數千緡連券百紙請同
自督之同笑曰此逋豈可督也徐命闡坐取火
盡焚其券同以臺疏言擾民而罷此闡嗾之
曹友聞鳳州人爲天水軍教授有學職時當可

廼天水巨室辛卯冬聞韃寇深入天水守倅棄
城不守時當可籍家丁推友聞爲帥守城李說
齋作帥知其實寫旗贈之曰狀元及第三千
有教授提兵四海無後戰死於大安軍鷄翁關
此丙申年也

李昂英字俊明廣人也主上諒陰榜第三名及
第初任臨汀推官陳孝嚴激軍變盡出家貲撫
定之曾治鳳帥廣激曾忠之變崔菊坡臨城借

貴王集 卷二
用經略司印撫諭李縉城入賊曉以禍福五羊
城郭得全賊之肇慶就捕朝廷錄功名之首除
榮王府教授亦因朝臣之請李力辭不供職但
云素無學問難以移氣習士論避之

陳習庵名塤省元父母求子於佛照光禪師就
上寫一偈末後二句云諸佛菩提齊着力只今
生箇大男兒此十月三十日書十二月三十日
習庵生父母乞名于佛照光曰覺老余親見二

狀習庵無髭有則去之凡有除目卽先夢見住
院前身卽一尊宿也

臨安中瓦在御街中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
士皆聚焉凡挾術者易得厚獲而來數十年間
向之術行者皆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
老於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卽我向之術
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之士大夫之
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之士大夫之命

貴王集 卷二 三
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爲監司
守帥闖者日以殺人爲事汝術所以不驗也老
者歎服而去

伶者自漢武時東方朔以諧謔進其間以言語
盡規導之意至唐高力士輩出人主溺於宴安
鴆毒爲君之道絕矣及五代李亞子歐陽公作
伶人傳首焉及稱請箭前驅縞素從戎繫燕父
子以組函梁君臣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

以成功其意氣之盛何其壯哉晚年醜於談諧
與周匝景進敬新狎泄終至亡國死無以葬以
樂器焚之何其始英武後荒迷耶嘗讀放翁南
唐書有一事可取李玉召一名將欲害之酌酒
一杯與其將飲將知內有毒堅不肯飲奉杯前
曰臣當先奉爲王壽君臣交爭不決有一伶人
自殿下舞上殿曰此酒臣當先飲奪將手中杯
一舉而盡再舞下殿及殿門而卒一時倉卒遂

解君臣之疑雖曰小人一死存國體可爲知幾之士矣

晉王衍口不言錢強名阿堵俗言兀底律貪之謂也古語云少則樂無則憂多則累又曰牢收長物金三品密寫虛名墨一行又曰須知世上金銀寶借汝閒看六十年又曰饒君且恁埋藏却賺有人曾作主來積而能散君子寤曰爲富不仁古人深戒

曲江有二奇張相國以鐵鑄六祖禪師以銅鑄俗語云鐵胎相公銅身六祖鐵胎有二身一在廟一在庠銅身在大鑿寺廣州天慶觀有銅鑄劉王像當時鑄時不像其容殺數匠始成袞冕具在

達官在癱緩之疾有道人曰古人已死身不壞今人未死身先壞信知古人之死數雖盡而所養固在至於百年之歲尚有容貌如生者今人

貪利祿則損其心窮奢欲則喪其本數未盡而
軀已腐矣

楊誠齋帥某處有教授狎一官妓誠齋怒黥妓
之面押往謝辭教授是欲愧之教授延入酌酒
爲別賦眼兒媚鬢邊一點似飛蛾莫把翠鈿遮
三年兩載千擱百就今日天涯 楊花又逐東
風去隨分落誰家若還忘得除非睡起不照菱
花楊誠齋得詞方知教官是文士卽舉妓送之

史記匈奴傳漢遺單于有黃金飾具帶一飭漢
書要義曰腰中大帶黃金骨紕徐廣曰犀毗引
戰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卽帶
絢也師比卽犀毗也

升斗古小而今大昔人飲酒有數石不亂者班
固論一夫百畝所收之粟人食月一碩伍斗古
之亦人今之人也豈有一人能飲數碩日食五升
者乎

貴耳集 卷二
古人有言登公卿之門而不見公卿面目一辱也對公卿面目而莫測公卿之心二辱也識公卿之心不知我之心三辱也大丈夫寧就萬死不受一辱

韶州泮水塲以滷水浸銅之地會百萬斤鐵浸鍊二十萬銅且二廣三十八郡皆有所輸或供鉛錫或供銀或供錢歲計四五萬緡饒監所鑄歲止十伍萬二廣未嘗曾見一新錢所在州縣

村落未嘗一日無銅錢殊不可曉所謂會子皆視之棄物不知朝廷一如二廣只使見錢不知會子未知可行否乎

淳熙間有二婦人能繼李易安之後清庵鮑氏秀齋方氏方即夷吾之女弟皆能文筆端極有可觀清庵即鮑守之妻秀齋即陳日華之室秀齋能識人有兩館客一陳勉之丞相一陳景南內相

乾道間有一媵隨嫁单氏而生尚書夔又往耿
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
朝廷壽皇云二子無爭朕爲葬之衣冠家至今
爲美談

呂漙卽呂正巳之妻淳熙間姓名亦達天聽蘇
養直家孫女曰蘇漙其嚴毅不可當三五十年
朝報奏疏琅琅口誦不脫一字舊京畿有二漙
一呂措一呂正巳措家諸姬甚盛必約正巳通

宵飲呂漙一日大怒踰墻相詈措之子一彈碎
其冠事徹孝皇兩漙卽日罷今止除一漙自此
始呂漙有女事辛幼安因以微事觸其怒竟逐
之今稼軒桃葉渡詞因此而作

袁彥純尹京專一留意酒政棗酒賣盡取常州
宜興縣酒衢州龍游縣酒在都下賣御前雜劇
三箇官人一曰京尹二曰常州太守三曰衢州
太守三人爭座位常守議京尹曰豈宜在我二

州之下衢守爭曰京尹合在我二州之下常守
問云如何有此說衢守云他是我兩州拍戶寧
廟亦大笑

韶州南華寺迺六祖大鑿禪師真身道場有達
麼衣鉢存焉所謂袈裟尚有髣髴而鉢猶存有
一痕僞劉公主所觸今寺有補鉢莊卽公主捨
也有虎夜必來守衣鉢如則天所賜皆不存獨
有柳子厚文文非舊本更有黃巢齋僧文自稱

率土大將軍唐之丁酉年後彭帥爲經略適有
曾忠之變亦是丁酉年遂碎此碑碑陰迺東坡
飯僧疏文二碑俱不存矣

東坡艾子有曰禽大禽大無事早下山去託此
爲談謔之助世人相傳笑談余因錄一二事以
資好事者一笑有知州未滿交代遽至在任者
不肯去赴任者不得入欲赴者怒遂起民兵諸
寨兵外縣弓手攻城在任者見事勢急率廂禁

軍守城監司得知按發朝廷曰攻城者以違年
不赴守城者以擅離任所聞者莫不大笑
富家大室多是爲富不仁爲人撰一說以譏之
有一多錢翁每自誇侈我世間飲食水陸畢陳
飽飲醲鮮盡矣思得天上美饌略供已箸可以
延年益壽或者告之須是齋戒設醮拜章精禱
方可感格上天必能賜汝美饌如此祈禱數年
忽一日正啓醮間有二天神自虛空而下奉一

大令呼愚民天帝賜汝食拜而受之愚民得此
合再三焚香感戴然後發合取食但見兩枚火
燒而已愚民懊悵許時祈禱却得二箇火燒此
世間所有之物天神叱曰愚民不曉事汝尋常
但喫人火燒今次喫天火燒也

史同叔爲相日府中開燕用雜劇人作一士人
念詩曰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傍一士人曰
非也滿朝朱紫貴盡是四明人自後相府有燕

二十年不用雜劇

廣州有二事可恠鹽步頭水客人所買鹽羅必以此水灑之經久不析不化市舶亭水爲番船必取經年不臭不壞他水不數日卽敗物理不可曉如此貪泉雖有吳隱之詩及有二碑或曰在石門今則不知其所矣

今之校椅古之胡牀也自來只有拷佬樣宰執侍從皆用之秦因太師垣在國忌所偃仰片時

隆巾京尹吳淵奉承時相出意撰製荷葉託首四十柄再赴國忌所遣匠者頃刻添上凡宰執侍從皆有之遂號曰太師樣今諸郡守倅必坐銀校椅此藩鎮所用之物今改爲太師樣非古製也

餘干有王德者僭竊九十日爲王有一士人被執作詔云兩條脛腓馬趕不前一部髭髯蛇鑽不入身坐銀校之椅手執銅鎚之錄翡翠簾前

好似漢高之祖鴛鴦殿上有如秦始之皇應文
武百官不許著艸履上殿王德就擒此士人得
以作詔免

餘千有一富人作社火迎五聖遂三次往行在
看拜郊畫成圖歸裝官家駕出迎神呼八千人
爲細甲軍皆用金銀二紙爲之鹵簿儀衛俱全
又裝一人儼然赭袍坐於輦上後州郡因詞訴

社首數

十人囚死之此等真恠事所以迎神社火有禁故有意也

終

